

文虎 （民国）许德邻 著

吴兴许德邻著

溯源

文虎者，讖谜之流亚欤？《文心雕龙》曰：“讖者隐也；遁辞以隐意，谲譬以指事也。昔还社求拯于楚师，喻智井而称麦麴；叔仪乞粮于鲁人，歌佩玉而呼庚癸；伍举刺荆王以大鸟，齐客讥薛公以海鱼；庄姬托词于龙尾，臧文谬书于羊裘；隐语之用，被于纪传。……盖意生于权谲，而事出于机急。”

按，所谓讖语者，于文虎属会意。《左传》：楚子围萧，“还无社与司马卯言，号申叔展。叔展曰：‘有麦麴乎？’曰：‘无。’‘有山鞠穷乎？’曰：‘无。’‘河鱼腹疾奈何？’‘目于智井而拯之。’”盖当战争之际，嫌疑易启，故设为隐语，暗示以意而望其援救。今之作文虎者实师其意，托辞以为用。言佩玉而呼庚癸者，《左传》：“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，曰：‘佩玉粲兮，余无所系之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。’对曰：‘梁则无矣，粗则有之。若登首山以呼曰，庚癸乎，则诺。’”所谓庚者，西方主谷也；所谓癸者，北方主水也。以庚射谷，以癸射水，特古人语意简质，不若后世之雕琢耳！大鸟讥其不飞不鸣。海鱼讥薛公筑城之无益。龙尾者，言龙无尾，谓楚庄王三十无太子也。裘者，臧文仲拘于齐，托微辞以遗其母书曰：“食猎犬，组羊裘”。其母见书而泣曰：“吾子拘而有木治矣！”皆设辞以通意，义或取诸假借，皆文虎之滥觞也。文虎俗称灯谜。谜者，谜语。刘勰曰：“自魏代以来，颇非俳优，而君子嘲隐，化为谜语。谜也者，回互其辞，使昏迷也。或体目文字，或图象品物，纤巧以弄思，浅察以炫辞，义欲婉而正，磁欲隐而显。”此盖拟文虎之要义，否则，非鄙即陋，不足观矣！

诗三百篇，有兴有比，或托物以寄情，或假名以饰意。而文虎实祖此。史称东方曼倩善为隐语变诈风出。盖隐语、谜语，务主机灵变诈。讖之演而为谜，实机变之进化，意不厌曲，辞不厌诈；然须细腻熨贴，切中谜底，无一滞笔，无一泛字，回环曲折，自然关合。回文织锦，巧合机杼；如鬼斧神工，不可色相。探蹟索隐，钩深致远。其指远。其辞微，所谓心险如山川者，惟文虎实利用之。

文虎之术，通于六书。作者须略明六书之旨，而后比类属辞，参互通变。可以拓衢路，辟蹊径，置关键。长辔短驭，回口中节。凭情以会通，□□以适变，率由六书之皆（？）为之枢机，不可不审也。按许氏《说文解字·叙》云：保氏教国子，先以六书。一曰“指事”。指事者，视而可识，察而见意，上、下是也。（上下古作二二）。二曰“象形”。象形者，画成其物，随体诂诂，日、月是也。三曰“形声”。形声者，以事为名，取譬相成，如江、河是。

（以水为形，以工、可为声也，亦曰谐声。）曰“会意”。会意者，比类合谊，以见指撝，如武、信是。谓止戈为武，古作■〈戈上止下〉戈，人言为信，会合人言也。五曰“转注”。转注者，建类一首，文意相受，左右相注，考、老是也。（注之义最广，转相为注，犹互相为训也，故老注考，考注老，如《尔雅释诂》有多至数十字共一义者，即转注之法也。）曰“假借”。假借者，本无其字，谓令、长之类，一字两用也。凡一字具数用者，谓之假借。数字共一用者，谓之转注。此六书之大旨也。六书以象形为经，其余五者为纬（注：有些像律字）。凡天地人物之有形可象者，则象其形。无形可象，或同形而名义不同者，则即象形之字，或加一两笔以指其事，谓之指事。或合二、三、四体为一字，以会其意，谓之会意。或转其形体以取义，别成一字，谓之转注。或借其点画以取象，别为一义，谓之假借。或同属一类，则从其形为偏旁，而配合他字以明其声，谓之形声。此六书之要义也。文字之繁，千变万化，而不外乎此六者；文虎之义，亦千变万化，而要不离乎此六者。文虎之义，有指事者，有象形者，有谐声者，有会意者，有转注者，有假借者，有一字隳括数字者，有数字笼罩数字者。或取一字加一、二笔以寓其隐；或就一字减一、二笔以附其意；或数字之中有一、二字救变其形以为窥倪之表；或引用成语而故减一、二字，以为猎较之饵。变通无方，神思默用。古人云：“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阙之下，神思之谓也。”夫人之气禀，高明沈潜，万有不齐，文变多方，要可各因性之所近，以运其神思。以六书为体，神思为用，然后炉锤在侧，变化随心；如六辔在手，而驯牡腾骖；如并驾齐驱，而一轂统幅。制首以通尾，尺接以寸附，皆本六书之义以为之经，故虽绝笔断章，而悬绪自接，铸词切理，而凑理皆通。

夫精虑造文，各竞奇思。文虎之运机，如弈秋之穷数。因时顺机，导窍挟数，弥纶万窍，总备情变，要在奥而不拙，隐而不窒，复而不驳，□（约？）而不疏。不忌俗，俗而能妍；不厌诡，诡而能典。使人视之，如锦绘，如采藻，如神龙，如山鬼。妍如仙子，丑如嫫母，谲如精灵，渺如山河。击而中者，皆味之如甘腴，佩之如芬芳；或忍俊不禁，或仰天而笑，冠缨欲绝；有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者，此极文虎之能事而神乎其技者也，乌得以雕虫小技目之。

黄绢、幼妇、外孙、齏臼，此实文虎之嚆矢也。解之者以黄绢为染色之丝，合丝色两字以射绝；幼妇者少女以射妙；外孙为女之子以射好；齏臼受辛之器，合受辛二体以射辞。“绝妙好辞”四字，以此八字为谜语之标，在今日视之，当令人喷饭；蔡中郎一代文人，何至质直至此。窃尝疑为稗官小说家所附会。顾形诸编简，世传以为美谈，意者谲变之习，古人所短欤？夫文虎实讖谜

之裔，黄绢幼妇，语属讖谜，谓为文虎之权舆，殆无不可；且讖语兴于战国，而盛传于西京，史迁为传滑稽，备载其词；然海大鱼、龙无尾、庚癸之呼、河鱼之疾，玩其辞意，质而不雕，与中郎之“绝妙好辞”，声貌相似也。自晋世才人，习于轻绮，采缛雕艳各竞积存、机杼；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以争奇，故机巧之緘，视古人为弥胜；文虎之作，竞奇斗巧，纵横离合，参互组织，极飞动隐伏之妙，故纵观古今之情变之数可鉴也。

文虎之制，始于何时？以艺文游戏之事，既典册所不载，亦著述所不及，无可确证。“按《帝京景物录》云：灯市有以诗影物，幌以寺观之壁，名之曰‘商灯’，则此制由来已久矣。”语见钱塘梁晋竹所著《秋雨庵随笔》。

“商灯”两字，不可其解，今人则以隐语粘于灯上，谓之“灯谜”，亦曰“灯虎”，殆即“商灯”之意欤。按谜语之说，人尽知之。谓之“虎”者，愚谓虎当作“虍”。《字林》：“‘虍’，虎文也。”《六书正譌》：“‘虍’，象其文章屈曲也。”孙可之所谓：“龙章虎皮”，其文炳然者，盖虎豹之皮，斑斓章采。文虎之作，“储思必深，摘辞必高，”趋怪而走奇，“道人所不道，到人所不到，”其质粹然，其文珣然，有如虎豹之皮，文章屈曲，令人望色目迷。以虎为虍，似义有可通也。或作“廋辞”，按《晋语》有“秦客廋辞于朝”。注：“廋，隐也。谓隐伏诡譎之言问于朝也。”杨子《方言》：“廋，隐也。谓隐匿也。”作文虎者，必隐其意，饰其貌，譎其辞；廋辞之称，至当不易。又《集韵》：“索宝曰廋。”有令人寻素、探索之意，顾名思义，斯为确切。

廋辞之作，最古始于春秋之世。就《左传》所载者，如宋人之讥华元：“于思于思，弃甲复来。”于思谓其多须也。鲁臧纆败于邾，国人诵之曰：“侏儒侏儒，使我败于邾。”侏儒，短小也，盖刺臧纆。《檀弓》原壤登水歌曰：“狸首之斑然，执女手之卷然。”狸首斑然者，喻木之文；女手卷然，喻木之光泽。皆饰辞以托意，是即廋辞之胚珠矣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：“隐书十八篇”，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隐书者，疑其言以相问，对者以虑思之，可以无不喻。”是则古人廋辞之大观矣。庄周之书，寓言八九，土马尘埃，骈拇枝指，皆廋词也。三闾《骚经》，美人香草，虽取诗人比兴之义，实启后世隐谜之端。原始要初，渊源可溯。

《吴志·薛综传》：综，字敬文，仕吴，守谒者仆射。蜀使张奉来聘，综嘲之曰：“有犬为独，无犬为蜀，横目勾身，虫入其腹。”以韵语作谐谑，令人忍俊不禁。文虎有以谐语出之者，薛综之语。盖后世“拆白道字”之所本也。曰“横目”，曰“勾身”，曰“虫入其腹，”如夏王铸鼎，穷形极态，非心灵手敏者，不能语此。元人词曲有“拆白道字”之例，如王实父“跳东墙女字

边干”之类，合“女、干”两字为“奸”，饰辞甚浅鄙，以语出自不识字之红娘也；皆瘦词中拆字诀之先导，惟瘦词须避题面，不若“无犬为蜀”，“女字边干”之直率浅易耳。

### 指要

文虎虽小道，可以见性灵。非智力俱至者，作焉而不能工。飞摩弄巧，枝附影从。或辞高而理疏，或意静而文动；或玲珑剔透，极渲染烘托之工，或采藻铿锵，具绘影绘声之妙。非博揽兼收，旁通曲达，无以见机杼之妙。故于小学、经学、史乘、舆地、古今人物、以及鸟兽草木之名，皆须旁征博识，以为制辞之资。然须机揆灵敏，隐伏有制，使阅者如赤手捕长蛇，不施控骑生马，急不得择，莫可捉搦。又如远人入太兴城，始视之茫然自失及其几之既得，则勾心斗角，以极其制作之工，而后心领神会，迎刃而解。若平铺直叙，邱壑洞然，则味同嚼蜡矣！故制词须以学识为体，机灵为用。

《六经》为文学之源：《易》多谈天，旨远辞文，以制瘦词，每有神枢鬼藏之观，至有兴趣。《书》为记言之史，而训诂茫昧，解人难索。《诗》则摘风裁兴，藻辞谲喻，神韵天然。制词者每乐取之。《礼》章条纤曲，《左氏》之博雅渊浚，皆为藻饰易工之文。然经传文义，率多精奥，非略通训诂，则不能断章取义，镕裁雅谜。故作瘦词者，不可不略解经义也。史乘浩繁，毕生莫竟，然历代古人之姓字，以及近世郡、县之名称，好事者每以为制词之资；则于古今人名、地名，宜多闻多识者也。诸子百家之所著，卷帙浩繁，强半隐晦；然老、庄、管、商之书，人多习见，是所宜涉猎者。其他如唐、宋人之诗词，元人之戏曲，以及《红楼》、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》之人名、篇目，皆拟词者所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者也。宜博览焉。

《四子》书人多习诵，故以《四书》作灯谜者最多。然非习诵娴熟而洞明注释者，则制词难工而易射。要之制词之术，其用在乎通，其机在乎巧。惟通也，故以《诗》隐《易》也可，以《书》隐《礼》也可，以《经传》隐《四书》也可，以诸子百家之文，诗赋歌曲之语，与《五经》、《四子》互相隐射也可，即推而至于鸟兽、草木、方言、俚语、名物、象数、六书、音韵，凡成言者皆成文，成文者皆成理，无不可以融会贯通以致其用，故曰通也。然命意饰词，有假借，有会意，有形声，有转注，有指事，有象形，各□其用，尤各臻其神，所谓须无一滞笔，无一闲字。意丰而神全者，含蓄不尽，体约而施博者，彙括无遗。此则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者也。故曰，其机在乎巧也。

诗有体，词有律，曲有宫，文虎有格。格者，所以济训诂、会意、象形、谐声之穷，而附系一格，以神其用也。文虎之作，不仅限于经史、诗词，自动、植物之名称，以至方言、土音、小说、俳词、诗韵、韵目，皆可以作隐射之

资。而有时为会意所不能尽者，则系某格以补其罅，如诗之有叶声，辞之有叶韵，曲之有衬字，皆于原则之外，备比一格，损益变化，以神其用也。约举其例如左：

一、升冠格，谓截去第一字。谜底与谜面之第一字无甚关系，则注升冠格。如用《诗经》“烝在桑野”射剧目一“秋胡戏妻”。以“烝”字与谜底无甚关系，故以“在桑野”三字彙括大意也。又如用《琵琶记》曲文：“他心中有子，指望功名就”射剧目一“逼试”。即就蔡老当时心理，彙括逼试本意，“他”字似属赘旄，故可以删去也。又如用古诗：“上依高松枝”射草名一“女萝”。因既有“依”字，题意已足，删去“上”字较为熨帖。故皆以升冠格出之也。略举其例，以见一斑。

一、蜂腰格，谓删去居中一字也。如用“走马荐诸葛”射聊目一“双灯”。走马、诸葛皆灯名，而“荐”字实衍文，于谜底无关系者。又如陆士衡诗句“守一不足矜”射动物一“夔。”删去“不”字，正以切贴题旨也。又如以士衡诗“四时不必循”射《易经》两句“寒往则暑来，暑往则寒来。”与前解同一用意。因引用成语，不能任意改窜，故标一格，以求适用。

一、卷帘格，谓谜底字面须读自下而上，如珠帘之上卷也。如“欧战将终，宜息内争”射《诗经》一句“外御其务”。以卷帘格读之，即“务其御外”四字也。又有用“伦敦三岛，宣布共和”射《诗经》“美如英”者，以英本君主，将效美之共和也。又“孔子删诗，雅颂各得其所”射古人名“乐正求”。亦卷帘格，用《论语》：“然后乐正”意。此其大略也。

一、解铃格，谓成句中有平、仄声假借者，解其符号，还读本音也。如有以“再醮又逢贪色鬼”射《论语》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。夫读作本音，即解铃也。又如以“厕上相语”射《论语》“便便言”者，“便”字解铃，则变其义。凡解铃者，欲以谜面变更谜底之意也，率含有诙谐之意。酒是先生馔，女为君子儒，其权舆也。

一、系铃格，系铃与解铃为对待之名词，一增一减之谓也。如以“局局而笑”射《论语》一句“乐云乐云”。以礼乐之乐，变更其义，作欢乐之乐，当系一铃，以明其义。又如用“天子与三公坐而论焉”射《论语》“朝闻道”。朝当系铃，以申天子、三公之义。凡书中字义之属假借者，皆可以解铃、系铃出之，以表新颖。

一、徐妃格，惟两字或三字之固定名词，其偏旁相同者适用之。如以“不如归去”射鸟名“鸛鹤”。以二字部首皆属“鸟”，祇取“休留”之意也。又有以“总统”射虫名“蟋蟀”者，亦取“悉率”二字之义。此格范围较狭，而于人名、地名、花草、鸟兽、虫豸之类，适用者为多，故举其例，以备一格。

夫综述性灵，敷写器象，镂心鸟迹之中，织辞鱼网之上，文虎之缚采，至为深切。右列数则，祇取其浅显易辨者，聊取老马识途之义，且亦不尽乎此。且六书之作用，以会意、转注为最广，瘦辞亦然。故作瘦辞者，多属于转注、会意二者，拘拘于格者，其义转狭而不能隽永。兹就所习见者数则，罗列于左，以见近人之用心，突过前人，较之“黄绢幼妇”，“横目勾身”相径庭也。“事父母几谏”射鸟名“子规”。“太史公下蚕室”射《琵琶记》“毕竟文章误我，我误妻房”；语带双敲，令人捧腹。“七月七日长生殿，夜半无人私语时”射地名、官名一“玉环同知”；奇思云构，字字有神矣。“节孝祠祭品”射“食之者寡”；“国士无双”射“何谓信”；“谏迎佛骨表”射“是愈疏也”；“核”射“果在外，仁在其中矣”；皆细腻工贴，巧不可阶。又有以“元旦”二字射《西厢》两句“一个是文章魁首，一个是士女班头”；立意指辞，如玉尺朱绳，毫厘毕见。以“花斗”射《西厢》两句“金莲蹴损牡丹芽，玉簪抓住荼蘼架”；以“斗”字彙括“蹴损”、“抓住”四字，可谓心细于发。

瘦辞有以拆字斗巧者。余曾以“初”字射昆目二“裁衣、单刀”；因忆昔人有以“亥”字射《西厢》“一时半刻”者。又以“掠”字射《西厢》“半推半就”；“禽”字射《西厢》“会少离多”；以“昱”字射《诗经》“下上其音”；以“佯”字射《孟子》“何可废也，以羊易之”。以“往来无白丁”射《论语》“问管仲”，犹为纤巧；盖谓“门口个个官中人”也。有以“春雨连绵妻独宿”射“一”字者，解之者谓“夫出不归，日藏不见”，截去“春”字之上下体而存居中一画；虽见巧思，然予谓其已入魔道也。有师其意者，以“正月小，二月小，三月小”射“一”，谓“春少三日”，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又有以“一年三百四十八日”射“筭”者，亦本此，谓个个月。瘦辞虽小道，过于纤巧，亦伤大雅，不可不辨也。

瘦辞有以数字彙括数十字者。如“抱牌做亲”射《四书》“践其位，行其礼，奏其乐，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”。可谓水银洗地，无微不入。予曾反其例，而以《红楼梦》原语数十字，射《诗经》一句者：“却说琥珀、珍珠走进贾母套间，正夹蜡花，珍珠道：‘谁把脚凳撩在这里，几乎绊我一交。’说着往上一瞧，吓得‘嗷哟’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可巧栽在琥珀身上。琥珀也看见了，便大喊起来。”射《诗经》“鸳鸯在梁”；虽不敌前人之工巧，亦堪博一粲也。

瘦辞会意，不计辞面之短长，要以工腻熨贴，言外见意为旨。昔人有以“亼”字射《四书》“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”；似嫌直率，后人即以“亼”字射《孟子》“嬖人有臧倉者沮君，君是以不果来也”；则吐故纳新，神气腾跃

，以视前人，不可思议。余尝以“步步生莲”射《西厢》“是金钩双动”；自谓工切，闻杭友以“步步生莲”射《四书》“岂谓一钩金”者，尤觉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。

聊目、诗韵，皆入庾辞。有以“卢生重入邯郸梦”射聊目二“成仙、续黄粱”者；有以“头品顶戴”射聊目二“珊瑚、珠儿”者；此吴兴集园所制，天衣无缝者也。又以“无若宋人然”射“保住、苗生”；以“螭”射“美人首”；皆从背面傅粉，独具巧思。以诗韵入辞者，或集韵目，或集平韵，或集仄韵。昔人有以“火烧赤壁”集平韵十四字者，谜底为“滕瞳通红东风中，曹操烧毛咆哮逃”；读之令人绝倒。又以“哀公问政”射平韵“蒋商王章”；亦工稳。集韵目者如以“美人计”射韵目四“贿送尤物”；以“不论尖团”射“有蟹咸佳”；以“梦五色笔”叠平仄韵四“文艳江豪”；或正面见长，或理枝循干。率皆超于象外，得其环中，见作者之巧思，亦文人之韵事也。谐谑俚语，间入诗词，而文虎亦采之。如以“闺女闲看秘戏图”射《左传》“他日我如此，必尝异味”；师其意者以“妓女看春宫”射《诗经》“我客戾止，亦有此容”。俚语则如以“精”字射“人之初”；以“力”字射“缩头一刀”；以“死人要债”射“活该”（北人俗语）；皆令人忍俊不禁，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，亦茶余酒后之矇资也。若以“公与夫人姜氏如齐”射《孟子》“然则有同欤”；则真谑而虐矣，文章游戏，不失诗人敦厚之旨可也。

《文心雕龙》曰：“凡大体文章，类多支派，整派者依源，理枝者循干。是以附辞会义，务总纲领，驱万涂于同归，贞百虑于一致。”此诚附会之金科玉律也。夫庾辞原于隐谜，隐谜原于附会。骥足虽骏，缠牵忌长，万分一累，或废千里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作者不文，摭拾碎墨，限于篇幅，语焉不详。庄子曰：“人生开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，不过四五日而已。”则以右编作开口之资也可。

（《文艺全书》卷九）